

庫 文 有 萬

種 千 一 集 一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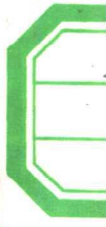
編 五 五 雲 壬

通 文 氏 馬

(五)

著 忠 建 馬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馬氏文通

(五)

馬建忠著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馬氏文通

虛字卷之九

傳信助字九之一

凡虛字用以結煞實字與句讀者曰助字。

文心雕龍云。平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送末云者。卽結煞實字與句讀之謂也。故古人謂助字爲語已之辭。所以別於連字爲句端之辭也。

泰西文字原於切音。故因聲以見意。凡一切動字之尾音。則隨語氣而爲之變。古希臘與辣丁文。其動字有變至六七十次。而尾音各不同者。今其方言變法各自不同。而以英文爲最簡。惟其動字之有變。故無助字一門。助字者。華文所獨。所以濟夫動字不窮之變。

字以達意。意之實處。自有動靜諸字寫之。其虛處。若語氣之輕重。口吻之疑似。動靜之字無是也。則惟有助字傳之。

助字所傳之語氣有二。曰信。曰疑。故助字有傳信者。有傳疑者。二者固不足以概助字之用。而大較則然矣。

傳信助字爲也矣耳已等字。決辭也。傳疑助字爲乎哉耶歟等字。詰辭也。古籍中參用兮些只且諸字。然皆用爲有韻之文。而非所施於古文辭也。故不載。

助字中惟也矣兩字最習用。而爲用各別也。字所以助論斷之辭氣矣。字惟以助敍說之辭氣。故凡句意之爲當然者。也字結之。已然者。矣字結之。所謂當然者。決是非。斷可否耳。所謂已然者。陳其事。必其效而已。凡此皆以爲句也。而未始言讀。茲先引經籍中諸句有也矣兩字並用者。以明其所以各別之說。而後分疏焉。

論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升堂乃已見者。故煞矣字。室之未入。夫子斷之。故煞也字。又吾聞其語矣。語聞在昔。

矣字煞之。其人未見。斷自於今也。字煞之。又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而或不仁。事之可有者也。尾以

矣字。小人而仁。理之所必無也。斷以也字。又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韶武之盡美已見者也。故結以矣

字。而韶之盡善。與武之未盡善。一是一非。乃定論於目前也。故煞以也字。孟今天下溺矣。夫

已見者也。煞矣字。不援之詰。詰其故也。煞也字。庸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

不行與不明。已知之事。結矣字。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斷其故也。結也字。至不行也。與不明也。兩也

字煞讀。不在此例。養生主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所好者道。決其是也。故煞也字。進乎技者。言已造之境也。故煞矣

字。桓八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周語。火朝覲矣。道弗不可行也。吳語。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貝也。李廣列傳。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

入矣。魏公子列傳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刺客列傳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蕭望之傳敵備阜衣二十餘年。嘗聞舉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三國諸葛亮傳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原所引諸句。凡決事物鬼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

之已然者。皆煞矣。字凡決其當然者。皆煞也。字。又成公十六年云。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撤幕矣。曰。將發命也。甚露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一節。凡句述所見之事者。煞矣。字。凡答其事之所爲者。煞也。字。夫然也矣。兩字之所別。其大較如是也。

廣韻云也。語助也。辭之終也。顏子家訓書證篇亦云也。語已及助句之辭。然此不足以概也。字之變。古人有謂也字三用。有用於句末者。有用於句中者。有用於稱謂者。蓋近之矣。愚謂也字所助有三。曰。助句。曰。助讀。曰。助實字。以視所謂三用者。較爲涵蓋。

莊子。天道云。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節內第一也。字助讀。所以爲頓挫也。第二也。字助實字。所以助字也。第三第四也。字助句。所以表論斷也。也字之用。盡於是矣。故先爲偶舉焉。

一也。字助句。大抵助論斷之辭氣耳。而句之有待於論斷者。以表詞之句爲最。助以也字。所以斷起詞與表詞之爲是爲非也。斷其爲是者。斷詞可省。

卷三表詞節內云凡決斷口氣概以是非爲卽乃諸字參於起詞表詞之間而謂之斷詞或無斷詞則以助字煞之或兩者兼用焉亦可惟句有表詞煞也字以決其是者概無斷詞參之其式不一有以名字爲表詞者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又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所引表詞皆名字而也字煞之以斷起表兩詞字義之爲一而無爲是諸斷詞之加焉此訓詁之式也孟陳良楚產也百里奚虞人也伯夷叔齊列傳伯夷叔齊孤者萊之夷維人也此傳記之式餘同上孟君子之德厚也小人之德草也故爲淵駭魚者類也爲叢駭爵者類也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成十七占之曰姬姓日也其姓月也必楚王也僖九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所引皆名字爲表詞煞以也字而無斷詞參焉者也至於代字爲表詞而助以也字者概皆詢問代字經籍習有何謂也何也誰也等句是也靜字爲表詞煞也字以決其是者比比皆是唐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學之又其次也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又行之而不善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又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文元君之齒未也在宥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入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入者乃始鬻卷所引博厚高明愴憂而亂天下也逢生入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悠久上次一衆非未可過諸字皆用作靜字而煞以也字以助其決斷口氣故無斷詞參焉前引諸句其起詞類皆爲讀更有以長段用如起詞者如趙充國上留屯十二便每段結句各以數目靜字爲表詞也字煞之如一也二也以至十二也爲止蓋猶云各段所論者乃十二便之一也二也云云留侯世家記張良借箸籌策其不可封六國後有八事曰其不可一也二也三也至第四節則曰其不可四矣

直至第八節皆以矣字爲煞者。蓋前三節之事時尙可爲也。故煞也字。後五節之事則時已不可爲矣。故煞矣字。然此乃曲爲之說。非實義也。經籍中也矣兩字。有時本可互用者。此其證也。又介字篇論之。字下所引秦楚之際月表云。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難靜字而煞以也字者。所以決傳天下之難。此節諸引。可取觀也。至靜字前往往益以之字者。所以四之也。成三君子是以知穆公之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周壹弘難。皆靜字之奇者也。益以之字。則偶矣。說見前。張耳傳云。何鄉者相慕之誠。後相倍之戾也。上于襄陽書云。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襄二十九年云。不然。何憂之遠也。其句法與前相似。然細味其文。也字煞何字。不煞靜字。猶云。鄉者相慕之誠。後相倍之戾何也。已見詢問代字。不然。何字當用如狀字矣。所罕見也。更有以狀字爲表詞。煞以也字。所以決其容之如是也。鄉黨篇云。恂恂如也。侃侃如也。誾誾如也。等句。皆是也。萬石君傳云。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惟謹。皆此例也。

有以頓爲表詞。煞以也字。以決其是者。孟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諸此表詞。皆有偏次先焉。表詞用以結煞一段。往往以此是兩代字爲起詞。以指前文也。孟此天下之通義也。此指上文勞心勞力者之所以治人與治於人也。賈捐之傳。人情莫親父子。莫樂夫婦。至嫁妻。賈捐之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量錯傳言兵事書。各段之末有云。此步兵之地也。此長戟之地也。云云。諸此字皆指上文。孟無他戚之也。疏戚兩外動字之。其止詞合。

之成頓而爲句之表詞。有先以是字指上文而明所推之理者。孟無處而醜是貨之也。句卽以言所推上文之理也。孟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又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虞卿列三引同上是字與是則同一用法。此種句法經史習見故不多引。

有以讀爲表詞煞也字以決其是者。孟君不行仁政而富猶云如是皆爲孔子所棄之人者乃接讀代字。凡讀爲表詞類有接讀代字者其常也。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又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桓八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所引同上讀爲表詞而有此是等字先之者皆以收束上文或指所推之理也。孟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又是率天下而路也。又此則滑盪所不識也。又是天下之爭死是相與爲春夏秋冬四時行也。刺通傳然則慈父孝子將詳觀引句凡有是字爲首者類無接讀代字爲之後焉。

間有以所謂此謂諸語爲先而煞以也字者亦在此例。蓋所此兩字後其繼之者或名或讀皆與同次而爲之表詞者也。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所指彼而豪傑之士與所字同次以也字煞之。所以論斷其如是也。孟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兩之字如指前文自暴自棄各在謂字後與之字同次。平原君列傳公等事者也。刺通傳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沮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息夫躬傳因下其章諸將軍今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者也。引內因人成事者傳檄而千里定者與夫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者三讀皆所字同次此字乃各句之起詞而也字

所以決其是也。夫然而此之謂。或之謂。或謂之諸語之之字。亦指前文。正此例也。

更有比擬之句。率以也字爲煞。以決所比之誠然者。孟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又視

書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所謂猶告。猶草芥。猶火。猶是者。皆比擬之字。率煞也。字以決其所比之不謬。孟人性之

不善者。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又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隱四以亂。猶治絲而棼

之也。襄二十九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幘也。如地之無不載也。應帝王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

鑿河而使蚊負山也。李斯列傳。夫人生居世間。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送石處士序。與之語道理。辨古

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

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所引比擬之句。皆煞也。字其或煞以耳乎等字。或無助字爲煞者。亦時見焉。然終未見有

煞以矣字者。斷爲非者。煞以也字。而必以非字先焉。

表詞之句。決爲非者。式亦不一。有爲名者。有爲頓者。有爲讀者。爰各引數則以明之。孟由是觀之。無惻

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又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

田野不闢。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又孔子曰。求非吾徒也。又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

君子之道也。論雖在縲綆之中。非其罪也。桓二。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哀十一。不屬者。非魯人也。淮陰

侯列傳。且陛下所謂天控。非人力也。趙充國傳。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息夫躬傳。辯士

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歷。虛造匈奴烏孫之難。謀動干戈。妄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以上所引其結句。或爲名。或爲頓。皆各蒙以非字。而煞以

也字。有如此者。

孟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又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論回也。非助我者也。隱五。若

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卓隸之司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商君列傳今君之見秦王也因璧人景
 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賈誼傳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鞭笞之
 殆非所以令榮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適可以加此非所以諸引結句皆以讀為
 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吳語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攝畏吾甲兵之強也諸引結句皆以讀為
 表詞蒙非字以斷其不然煞也字以助直決口氣與前節所引辭義相同

經籍中有是非兩句並置然先非而後是者為常所以明反正之意以助決斷之辭氣耳孟為其殺是
 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仇也又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又舜
 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魏策唐睢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
 錯傳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魏公子列傳趙王獵
 耳非為寇也淮陰侯傳非愚於虞而知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酈食其傳此黃帝之兵非人之
 力天之福也婁敬傳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息夫躬傳所以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
 之也實畏之耳重答張籍書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
 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諸引兩句皆一反一正決非之句先者為常句無也字為助者其辭氣直貫下句可通用
 也決是之句兩助耳字皆帶有決斷之意

他如言事理之句有結也字者要皆以論斷其然耳然所為論斷者不一其情

有斷其誠然者

孟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祿足以代其耕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諸引句坐動字可足能助動字也夫曰可得曰足代曰能由則
 猶未可未足未能也煞以也字所以斷其卿之誠可得也祿之誠足代也路與門之誠惟君子能由能
 出入也故曰煞也字者斷其誠然也故句有助動字為坐動者概煞也字而可足兩字最習用也齊策
 如此

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宣十二。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齊策。令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劉向傳。及秦惠文武昭殿。襄五王。皆大作邱壘。擱暴露。甚足悲也。似此句法。時見於書。故不多引。

有無兩字同動字也。其終也字者。與助動同。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且志曰。喪祭從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襄二十三。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齊策。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秦策。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諸引句各以有無字爲助動。結以也字。所以論斷其所有所無之誠然也。至如孟子云。親喪固所自盡也。又云。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又云。今願竊有請也。又云。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齊策云。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襄二十六年云。初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又云。楚師輕窺。易震蕩也。諸引句內本無助動同動之字。而所記者。或卽爲言者同時之事。或以明言者心中之願。結以也字者。所以決其誠如是也。又孟子云。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兩句亦此例也。蓋無不兩字。皆弗辭也。連用相消。同乎正意。不然。當列下節矣。是則定公元年云。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馮唐傳云。今吾每飯未嘗不在鉅鹿也。儒林傳云。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自序云。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又云。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諸引結以也字者。決其然也。而句內未不與不兩弗辭互消。正此例也。

有斷其不然者。

此節反乎前節。以其所包者廣。故別爲兩節耳。故凡句之坐動。而爲助動之字。有弗辭先焉者。皆在此。例。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也。周語。大物其未可改也。襄二十九年。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昭四。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自序。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食貨志。民如鳥獸。雖有高臺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齊策。今有一策。未得高枕而臥也。匈奴傳。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諸句之。以可能得足諸助動字。言也。韓策。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躡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諸句之。以可能得足諸助動字。爲坐動。而先之以莫不弗未之辭者。皆煞也。字所以決其不然也。孟子云。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大學云。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燕策云。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有同動字也。未有二字相連。或冠句首。或間句中。而間以之字。必置於末。其殿以也字者。所以斷之也。此可與同動節參觀。至句中有不未弗無莫諸弗辭。而煞以也字者。皆所爲斷其不然。而助其決然之辭氣也。孟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又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又晉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襄三十一。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吳語。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襄二十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二十九。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昭二十三。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定四。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尙年也。司馬遷傳。夫僕與李陵。便居門下。素非相善也。秦策。若臣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齊物論。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秋水。諸引句。皆有弗辭。其殿以也字。還奸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公宣六。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者。不之之甚也。

有斷其所以然者。

凡言故之句。皆類於此。殿也字者。決言其故之誠然也。孟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又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又孟子曰。中也養不

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僖二十八年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纒而乘軒者三百人也。襄十四。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公隱元。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燕策。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其南也。秦策。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否也。公隱三。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爲宗廟社稷主也。知北遊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張耳列傳。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襄二十九。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司馬遷傳。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所引言故之句。有爲以故各字。弁於其首者。有無連字者。要以句意爲主。故凡有是則是。故與是。此各字冠句首。而推論所以然者。皆在此例。此等句法。以也字爲助者。爲常。至以爲兩字所冠者。有句讀之分。隱十一年云。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齊策云。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兩引一爲爲一。爲以所冠者。皆先於正句。則爲讀。至前文所引。則爲句。其詳已見連字篇矣。又所以然之故。有藉問答之句。以明之者。概以也字決之。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曰。怨慕也。猶云。其號泣何故也。曰。怨慕故也。公隱元。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又曷爲喪之。爲桓也。又莊七。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公穀兩傳。皆設爲問答。以解經。穀梁則問答兩句。概殿也。字而公我何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公穀兩傳。皆設爲問答。以解經。穀梁則問答兩句。概殿也。字而公羊則殿於答句者。爲常。其問句。煞以也者。未之見也。此亦其筆法使然耳。

有斷其將然者。而諭之使然。與禁其不然者。亦附焉。

孟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又問有餘。曰亡矣。將以三引末句。煞也。字者。爲以必將來之事也。昭七。復進也。又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桓八。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庚桑楚。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伍被傳。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

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今所引句煞也。字者皆以斷其將然也。

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猶十五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圍也。文元潘崇曰享江辛而勿敬也。哀十二吳雖無道。五猶足以患衛往也。僖二十三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昭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兩引禁

引傳文諭令之句皆煞也。字者以其所諭皆將來之事也。蕭相國世家然無言吾告若也。曹相國世家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兩引禁

令之句亦煞也。字蓋所禁者亦未來之事也。有禁在目前而亦煞也。字者論語云子曰以吾一日長乎

爾毋吾以也。孟子云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曰毋吾以曰王勿異皆當時事而煞也。字者蓋以助

其禁令之辭氣耳。然有諭禁之句無助字爲殿者。高帝紀云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山木云少君之費寡

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刺客列傳云君其自爲計。平淮西碑云曰度汝其往衣

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旣厥事。又云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以上所引諭令之句亦未來之事。惟先以

其字以狀其屬望之辭氣而句末無也字爲殿也。至禁令之句則必以毋勿無諸字先之。如張釋之傳

云卑之毋甚高論。朱雲傳云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淮陰侯列傳云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王尊

傳云賢爲上毋以富司馬遷傳云闕然久不報幸勿過。平淮西碑云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

憚大吏以上所引其句末皆無也字爲助也。閔元年云皆曰使鶴。李廣傳云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

所止霍光傳云太后曰止爲人臣可當悖亂如是邪。三引曰使鶴曰前曰止惟以動字以諭其然而先

後並無他字爲襯也。至秋水云往矣吾將曳尾于塗中。此諭其往而助以矣字者幸其速往也。書經諭

令之句。率褻哉字。如欽哉。往哉。臣哉。鄰哉之類。所以勗之也。此因命戒之辭。有煞也。字者。故及之。

傳信助字九之二

二也。字助讀。其爲用也。反乎其助句也。助句以結上文。而助讀則以起下文。其起下文也。所爲頓宕取勢也。蓋讀句相續而成文。患其冗也。助以也字。則辭氣爲之舒展矣。夫讀之爲式。至不一矣。而其可襯也。字者。約計有四。

其一。讀之爲起詞也。有助以也字者。

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天之生物一讀。而爲下文之起詞也。字助之。而辭氣一宕。使之一本者。句也。生

物而使之。讀句兩者。時同事同。而功用又相通也。此也。字助讀之通例也。起詞之讀。殿者字者。則惟言

起詞爲何如之人物。而與下文之功用有絕不相涉者矣。此也。者兩字。所以助讀之別也。孟魯之削也。滋甚。民之爲

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論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人問世。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遠。遊。鷗之徒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囊三

十一。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哀。十一。二子之不欲戰也。宜。周語。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所引諸讀

皆殿也。字而中間之字者。與也字相爲頓挫者也。至如論語云。君子之於天下也。孟子云。寡人之於國

也。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周語云。先王之於民也。諸讀以之於二字爲坐動。率皆助以也字。而又爲起詞

之讀者。常也。已見介字篇矣。孟子云。其濶也。可立而待也。隱元年云。其樂也融融。其樂也洩洩。昭七年

云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又云其其也。如是逍遙遊云。其自視也。亦若此矣。齊物論云。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山木云。其誘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諸讀皆以其字爲起詞者。故無之字。襯焉。凡靜字有助以矣乎哉。諸字以爲咏歎者。則其起詞之讀助以也。字者。概後置焉。論甚矣。吾衰也者。讀之爲起詞也。甚矣者。其表詞也。今則起詞倒置於表詞之後。此歎辭之常例也。非歎辭則起詞之讀先置。此孟子所以云。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孟固哉。高叟之爲詩也。論。魏乎舜禹之有天下也。又矣。汲黯之戀也。齊物論。不亦善乎。而問之也。大哉。堯之爲君也。桓三異哉。君之名子也。汲黯列傳。甚在宥。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皆同上。又大宗師云。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濔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瞽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忘其言也。送齊皞下第序云。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剋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所引與乎張乎以及坦乎。確乎皆同上。可視同表詞。以爲狀詞。則冠於一讀之首。似非其所。又有與此種句法相似者。孟子云。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猶云。其使斯民飢而死也。如之何也。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宜乎百姓之以我爲愛也。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又成二年云。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原道云。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諸句皆此類也。有起詞繫以一讀。而爲決辭者。亦在此例。貨殖列傳。清寡婦也。能專其業。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楊惲。傳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曰清。曰黥布。曰子。皆名之爲起詞也。曰寡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公宣。六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曰清。曰黥布。曰子。皆名之爲起詞也。曰寡婦。

也。曰天下猛將也。曰大夫也。則皆加讀而爲決辭。逍遙遊云。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一節。與此正同。野馬也。公名爲起詞而助以也字也。塵埃也。加讀也。下爲表詞之句。統觀以上諸引。可見讀爲起詞之變止矣。

其二讀之記時記處也。有助也字者。

孟及其更也。及其更也者。記時之讀也。又當在宋也。當在宋也者。記處之讀也。似此句法。經史最習用。民皆仰之。及未既濟也。請擊之。昭七。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貨殖列傳。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之。金玉而任氏獨容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吳語及吾猶可以戰也。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論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魯二十二。臣之壯也。猶不如人。隱二。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至樂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慨然。張中丞敘後當二公之初守也。諸引中記時者居多。至言故之讀有助也字者。如孟子云。以其郊於大國也。且且而

伐之。可以爲美乎。僖三十三年云。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以與爲。皆爲連字。以其所連者辭氣未完。故爲讀。若置後以爲殿。則成爲句。已詳於前。

其三讀之爲懸設也。有助也字者。

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綱。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非義非道。皆懸設之辭。孟丈夫之冠也。父之命也。設爲男冠女嫁。以申其禮也。又孟子云。誠如是也。信斯言也。皆假設之讀而助以也字也。桓五。荷社稷無隕多矣。魏策。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汝殉。臣必不爲也。田子方。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徐無鬼。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

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壞也。恃源而往者也。原道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祭十二郎文。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強者而天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其非真也。東野之書。耽闕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諸引皆有假設之讀。先置而皆助以也字。且其讀與句所載者。亦皆並時之理事也。齊語云。夫是故民皆勉爲善。與其爲善於鄉也。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如爲善於家。與其云云者。設譬之讀也。故亦先置。閔元年云。猶有令名。與其及也。與其及也。同爲設譬之讀也。而後置焉。解經家謂之倒文。僖五年云。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其愛之也。讀也。而後置亦謂之倒文。然句讀雖倒。而辭意不拗。考之古籍。亦僅見矣。

讀有助以也字。而承以而字者。轉折之句也。孟諸侯。惡其害已。害已也。一頓。而字承轉一折。孟地。非不於百里。襄二十九。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秦策。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道遠遊。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之德。充符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天道昔者。子呼我乃始。離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在宥。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望也。刑戮者。相推也。而儒墨貨殖列傳。夫織。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又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而郵氏鼎食。李斯列傳。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淮陰侯列傳。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陛下必不信。諸引也。字後接以而字。無非爲頓挫文勢耳。用附於此。以見也字助讀之爲用不窮。有如此者。

其四。讀之承動字也。有助也字者。

動字相承篇內。言凡動字。或記官司之行。或言內情所發之行。概承以讀。而以也字爲助者常也。見孟丑。

之敬子也。未見見者目所司也。王之敬子者。見字之承讀也。助以也字者。決言所見之誠然也。其二句所以敬王也。
同此惟承讀置在句後。不若前三式之讀之必先置也。孟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又吾將關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鄉愿恐其亂德也。昭元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誕也。宣十二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昭三十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隱九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桓十二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僖二十四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箭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襄二十一祁懼其討也。懇諸宣子曰。又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張陳傳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魏公子列傳。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與陳商書。不知君子必爾爲否也。答李翊書。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諸引承讀皆助也字。可與動字相承篇參觀。

三也字助實字。凡實字之注意者。借助也字。則辭氣不直下。而其字有若特爲之揭出矣。助字中之助實字者。惟也字。餘只助句助讀而已。而實字借助於也字者。不一其類。

公名有助以也字者。

孟。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士公名。而助以也字。一頓。以指注意之所在。名字篇已言之矣。又其母殺是。莊二十八。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僖二十八。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公。僖四。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造遠遊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又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諸引內曰。鵝曰舞。曰盟。曰役。曰夷狄。曰鳥。曰人。曰臣。諸公而不熱。天道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諸引內曰。鵝曰舞。曰盟。曰役。曰夷狄。曰鳥。曰人。曰臣。諸公名皆助也字。借此一頓。特地指出。方接下文。此所謂頓住起下也。凡也字助字。皆此義也。本名有助以也字者。

論賜也。非爾所及也。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回也。非助我者也。孟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襄二十
一。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隱十一。吾將使獲也。助吾子。昭二十八。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哀十
一。須也。弱公。襄二十九。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尙速有悔於予身。故諷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
味也。立夷味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公莊三十二。啓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
存德充符某也。請從而後也。諸本名後助以也字與公名助也字者同義。名字助以也字當重讀。經生家卽解以假
設之辭。不知字經重讀。則文勢一停。卽有含而未伸之意。其有假設之辭者。勢也。非字也。文七年云。此
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子公名也。助以也字。而承以才字。讀之自覺有含意未伸者矣。
宣四年云。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椒本名。助以也字。義同上。又凡也字所助。其所指之事。不在
當前。卽在將來。從未有助夫已往之事者。助已往者。惟矣字爲然。前兩引。一曰此子也才。一曰椒也。知
政皆指將來之事。猶云。此子異日而竟才也。猶云。他日椒如知政也云爾。
其餘實字有助也字者。要皆藉以停頓。而引起下文也。

也字助靜字者。惟爲論斷。其是非而已。孟子有云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中才兩靜字。而助以也字
者。是猶云子弟之德本中也。而以不中養之。其能本才也。而以不才養之也。是則也字。仍有論斷其爲
中爲才之口氣。然則也助靜字不爲讀。不爲句。而惟以助其停頓之勢者。未之見也。
也字助代字。經史中僅見。人間世云。使子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子指名代字。助以也字。也以頓
住而起下也。然此乃僅見之句。詢問代字。助也字者。何字而已。詳見詢問代字篇。

也字助動字。所以直指其動字之行。其爲用也。同乎名。孟子云。夫泚也。非爲人泚。泚。內動字也。泚也者。所以解其動字之行。而用如名字之爲起詞也。論辨也。鍛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養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知北遊。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五

箴行也。無邪言也。無頰。又從也。爲比捨也。爲仇。諸引內動字助以也字。皆可視同名字。也字有助靜字而成爲狀字者。如今也。昔也之類。山木云。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至必也。使無訟乎。必也。聖乎。所謂必也。亦視同狀字。昭十二年云。仲尼曰。古也有志。論語云。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同一古字。一助也。云。一助者字。而有不可互易者。蓋助也字。有低徊咏歎之意。而助者字。則惟直陳其已事而已。至歎今日之亡。故又助以也字者。此也。

傳信助字九之三

矣。傳信助字也。說文謂之語已辭。而柳州又謂之決辭。則與諸傳信助字無別。矣字者。所以決事理已然之口氣也。已然之口氣。俗間所謂了字也。凡矣字之助句讀也。皆可以了字解之。矣字之助句與助讀者。無定式。惟視所助者之所置耳。所助者置諸前。辭意未足。則爲讀。置諸後。而辭意已完。則爲句。

矣字助靜字。常也。靜字有二。曰象靜。曰滋靜。

矣字助象靜字。以成句者固多。而以讀爲起詞者尤習見也。

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小矣近矣者猶云卿位之非小與齊滕之非近亦既章章明矣此所謂已然之口氣也。小近兩靜字皆助矣字。孟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論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功明德遠矣穀倍十吾君已老矣已昏矣知北遊無始曰不知深矣諸引矣助字者義同上而其所以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管晏列傳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諸引矣助字者義同上而其所以皆成爲句者以其置於句末而辭氣已足故也。

孟曰若是則夫遠矣者敘句也遠者何也夫子之過孟賁也此讀之爲起辭也。多矣論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又以約失之者鮮矣哀二十五是食言多矣哀十一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山水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論天下之無道也久矣蕭相國世家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脫身逃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張敞傳吾爲是公盡力多矣衛將軍列傳人奴之生得毋笞罵足矣日者列傳能知別賢與不肯者寡矣魏公子列傳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項羽本紀贊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又身死東城尙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五帝贊學者多稱五帝尙矣又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秦策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難矣上張僕射諸引皆象靜字敘以矣字爲絕句而其起書以擊球事諫執事者多矣又然則球之害於人也決矣

詞則無一之非讀也此種句法凡以爲論議也。論鮮矣仁猶云仁鮮矣也以其爲感歎之句故倒之田子方云遠矣成德之君子書經云湯矣西土之人兩句皆此例也其以讀爲歎句之起詞者尤數見也公羊莊公十二年云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此例已前見矣助字內惟矣哉乎歟四字有用此式者

以上矣字之助象靜皆置句末故謂之句而同一助也置於先者則爲讀而嬌將始昌弱矣者象靜

之助以矣字也。承以而字，則前此者辭氣未完，所謂讀也。荀子榮辱篇：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昭七，其用物也去矣，其取精也大矣，其族又多，所憑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昭十五：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諸引矣字後，承以而字，皆同上矣。字助滋靜字以成句者，凡以記時之久暫，或以記數之如干也。

論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建於大夫四世矣。五世四世者，記歷時之數也。終以矣字者，決已然之口氣也。此種句法，記時者多。孟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又井上有李，蟪食實者過半矣。李斯列傳：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齊策：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淮陰侯列傳：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平原君列傳：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司馬遷傳：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趙充國傳：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十九矣。與陸員外書：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陞平堂而望平室者，亦將一年於今矣。鄆州谿堂詩序：上之二年，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諸引惟孟子兩句，言人物之如干餘，記時耳。而記時諸句，已極用法之變。又諸引皆以絕句，故謂句。至如李斯列傳云：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尙未寤也。天下之半者，記分數。養生主云：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礪。十九年者，記時。數千牛者，記物。又莊公十四年云：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十四年者，記時。諸引皆助以矣字，而承以而字，則又爲讀矣。此所謂諸煞矣。字者，其讀句之別，惟視所置之先後耳。句讀之述往事者，矣字助之，既已等狀字，加否無常。

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而齊有其地矣者，猶云而齊已有其地矣也。矣字之助，已寓已字矣。下句倣此。

傳二十八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傳三十二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文十七雖我小國則虜以巡之矣文十八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成十六初隕師禦我矣醜吏列傳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賞累數巨萬矣諸引皆述往事其助矣字之句雖無已字而其意已隱寓矣

孟長息問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又牛山之木嘗美矣又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詭詭予既已知之矣傳三十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宣十一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割已重矣齊策三竄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又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泄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趙策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又平原君曰勝已澁之矣又魯道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刺客列傳今太子開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諸引皆述往事也其絕句助矣字外矣食貨志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諸引皆述往事也

復蒙已既固嘗各字而辭氣益復闡緩矣然諸狀字之加否於句義無增損也
同此句法也先置則為讀而既已各字之有無與而字之承否無別也成二齊疾我矣其死亡者非其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有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越語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趙策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秦策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鄭吉傳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潮州謝表高祖創諸引矣字述往事無既制天下其功大矣其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諸引矣字述往事無既已狀字為之先句法同前以其先置而辭氣未足則為讀至承之者則有而字者有無者而與矣字所助之所以為讀者無涉也其有既已狀字先之者如下高帝紀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

其能蓋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賈誼傳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傳二十八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語相見傳三十且君警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文七既不受矣而復援師秦將生心趙策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吳語吳既敗矣將夾溝而膠我無生命矣越語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大宗師夫堯既已臨汝以仁

義而剔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諸引同上。皆讀也。所異者有既已等狀字先之耳。又矣字間助設事之讀者。論語云。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中庸云。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隱公十一年云。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三節設事之讀。皆助矣字者。猶云。侵假而已有此矣也。

言效之句。率以矣字助之。

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民之引領望之者。不嗜殺人之效也。故終以矣字。而蒙以則字。茲有不可不辨者二。一言效之句。概有連字先之。其連字則則斯而諸字不定。連字篇各字下已詳言之矣。論語習用斯字。孟子間用之。後此用之者。僅矣二矣字者。決已然之口氣也。而效則惟驗諸將來矣字助之者。蓋效之發見有待於後。而效之感應已露於先矣。蓋不嗜殺人之君。民之望之者已久矣。今誠有之。豈有不然者矣乎。論我欲仁。斯仁至矣。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僖二十七。楚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吳語。王孫維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智矣。趙策。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則二君爲之次矣。又如是。則二主之心不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齊策。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劍矣。應帝王。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陸賈列傳。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汲鄭列傳。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大謬矣。大宛列傳。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命頭益苦。漢使矣。爲外國笑。諸引助以矣字者。其句首或有連字。或無連字。至不一矣。而以言效之必至者一也。

有兩事同時。其先者助以矣字。蓋視他事。又爲已然矣。僖公三十三年云。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

兵秣馬矣。又云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穀梁傳莊公七年云。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三絕句之助矣字者。皆可加以已字。蓋視他事又爲先矣。

至句非前例所概。而亦助矣字者。要不外了字之口氣也。

了者。盡而無餘之辭。而其爲口氣也。有已了之了。則矣字之助靜字而爲絕句也。與助句讀之述往事也。有必了之了。則矣字之助言效之句也。外此諸句之助矣字。而不爲前例所概者。亦卽此已了必了之口氣也。是則矣字所助之句。無不可以了字解之矣。

論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可謂孝矣者。猶云卽此已可之謂也。論語云。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

見君子者斯可矣。猶云見聖人既已不得矣。而得見君子者亦已可也。留侯世家。孺子可教矣。公宣六廣傳。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閔元。太子不得立矣。秋水。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徐無鬼。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趙策。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賈誼傳。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論。諸引句坐動。或爲可能得之助動字。或爲有在之同動字。或爲喜禱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欲之外動字而皆以矣字助之者。蓋事非已過。而其理勢已一定而無復有變矣。此亦可謂決其必了之口氣也。

論孔子曰。諸。吾將仕矣者。猶云吾之出仕於將來。已可必於今日也。於將來之事。而助矣字者。所謂決其必了之口氣也。僖二十八年。今日必無晉矣。襄十九。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襄八。自今鄭國不四五年。

君繼矣。又。懷怒未發。休祿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僖五。曰。蹇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僖二十五。謀出曰。原將降矣。昭三。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昭十二。王出吾刃將斬矣。又。齊君弱吾君。歸弗來。諸引句之助矣。字者。其事則屬將來。而其理勢已可決。其如是而必無他變矣。又論議之文矣。字往往上連而已。兩字者。所以重言之也。孟子云。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而已矣者。止此而無餘之辭也。凡語已辭。咏嘆深至。則辭氣紆餘而長。所謂重疊言之也。如此句法。不絕於書。然孟子又云。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此而已矣。與上義同。而用別。蓋兩而已矣。而辭氣則止此而無餘之義也。而彼爲絕句。辭意已全。此爲起讀。反起下文。此正所謂矣字之助句與助讀也。無定式。惟視所助者之所置耳。經生家謂經籍內有也矣。兩字。互相代用者。論語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以爲也代矣字。論語云。其爲仁矣。又以爲矣代也字之證。蒙謂皆不及門也者。決言同時之事也。字爲宜。至其爲仁矣之讀。夫子自歎未見好仁者之真惡不仁者。故追憶真惡不仁者之曾已爲仁之時。直使不仁者不得加乎其身上。此似追記已事。助矣字爲宜。夫矣也兩字。皆決辭。有時所別甚微。若非細玩上下文義。徒以一時讀之順口。卽據爲定論。此經生家未曾夢見文通者。亦何怪其爾也。

已。語終辭與矣同義。

已字有爲狀字者。有爲歎字者。茲不論。論其爲語已辭。則與矣字同義。檀弓。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襄二。雖有他樂。吾不敢請已。禮。

樂志自夏以往三引已字絕句皆同矣字決已然之口氣而皆有已了之意也逍遙遊云吾生也有涯其流不可聞已殆已者即殆矣也惟已字單用不時見於書而與其他助字合者詳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殆已者即殆矣也惟已字單用不時見於書而與其他助字合者詳下已為動字故而已兩字間亦殿句桓公六年云在我而已大國何為成公十六年云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凡云而已者皆盡而無餘之辭也若漢序傳云做義依霍庶幾云已云已者猶云爾也見下蓋已矣耳爾四助字其義有相似者

日知錄謂而已為耳耳與矣同義有止此之解助句助讀惟所用耳

論前言戲之耳此耳字助句也解同而已而有止此之意孟堯舜與人同耳魏其傳大尉丞相擊等耳張陳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留侯世家願棄人間世從赤松子遊耳戾太子傳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齊策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魏志王粲傳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復上宰相書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為耳非天之為耳諸引句所為也諫佛骨表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又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皆助耳字同上且皆居後辭意已足故謂之句

耳是亦走也直不百步耳者猶云止此百步而已也然先置提起下文故謂之讀孟人病不求耳子殖列傳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遺力而讓財矣項羽本紀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賈誼傳逐利否耳慮非顯行也又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魏公子列傳趙王獵耳非為寇也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張敞傳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賈山傳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司馬遷傳所謂疆顏耳曷足貴乎楊惲傳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劉歆傳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諸引讀之助耳字者皆有

止此而已之解。在文爲撇筆。故多引以盡其變。

耳字後世用之。有非而已之解者。魏志崔炎傳注。後與南郡習授同載。見曹公出授曰。父子如此。何其快耳。又吳志劉惇傳注。吳主共論鱸魚。何者最美。象曰。鱸魚爲上。吳主曰。論近道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耳。何其快耳之耳。有味歎之意。可得耳之耳。乃語之餘聲。言外猶云。易得也。皆與而已義別。

爾字廣韻云。詞之必然也。尔通爾。鄭注檀弓。謂爾語助也。爾本狀字。解如是也。今爲傳信助字。可殿讀焉。而亦有而已如是之意。其所以別於狀字者。蓋加有決斷之口氣耳。

論便便言。唯謹爾者。猶云。唯有謹而已也。言外有決其如是也。公莊四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公莊十

下宜爲君者。唯魯侯爾。又僖三十一。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太山爾。又僖二。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又宣十五。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諸引爾

殿句義同上。皆出公羊傳。他書不概見。公羊傳又以爾字助詢問之句。而帶有若是之義。隱公元年云。然則何言爾。猶云。然則何爲言之若是也。其二年云。何譏爾。三年又云。何危爾。至僖公二年云。然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諸此句。又公羊傳所獨也。惟昌黎答馮宿書有云。君子不爲小人之句句。而易其行。僕何能爾。此爾字有如是之解。與公羊句同。

爾字合云字。重述前文也。孟。不行王政云。爾薄乎云。爾姑徐徐云。爾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穀隱元。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盧君墓誌銘。其義以爲道可與古之變。

臯者倅云爾。凡引云爾者，猶云重決其所云之如是也。若云爾兩字間於句中，則其義同，而無決斷之口氣矣。論語云：則可謂云爾已矣。猶云：可謂所云如是而已也。蓋此句以已矣爲決辭矣。是猶爾字施於句讀之中，則爲狀字，而非助字矣。孟子云：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彼有取爾也。猶云：降才如此也。彼有取而如是也。有以爾字合焉字者。隱公二年公羊傳曰：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何注焉爾？猶於是也。蒙謂託始焉爾者，託始於此而已也。以於此解焉字，而已解爾字。於辭意正合傳者之意。以爲始滅先乎春秋者有之矣。春秋時則未之聞。今故託始於此時而已。非謂自古及今始乎此也。是年傳又曰：紀之伯者何？無聞焉爾。無聞焉爾者，無聞於其時而已。蓋公羊氏口授相傳。至漢始記於竹帛。而當時紀子之稱君稱大夫者，失其聞矣。以上諸引，皆爾字之助句也。漢書田叔傳云：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不爾者，不如此也。兩字爲讀，爾字助之，以爲決辭。於是果爾兩字亦然。是則夫如是若是，不然與然而然，則之爲讀爲頓，均此志也。

傳信助字九之四

顏氏家訓音辭篇曰：諸字書焉字鳥名。或曰語辭，皆讀於愆反。而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訓何訓安者，讀於愆反。此焉字之爲代字爲狀字也。若送句及助詞，讀矣愆反。此焉字之爲助字也。以上見動字辨略。然江南讀音分別易曉，而河北則混同一音。要之俗音有輕重，而字義無分也。焉字之爲代字爲狀字。

已散見於前矣。而其爲助字也。玉篇所謂語已之辭。柳子厚仍謂之決辭。是皆助字之公家言。而非焉字之所獨。

焉爲助字。所以助陳述之口氣也。焉字之用在也矣。兩字之間。其爲口氣也。案而不斷。而以之結句。隱然有坐鎮之概焉。焉代字也。及爲助字。概寓代字本意。是猶爾字本狀字也。及爲助字。仍不失有狀字之義耳。

焉字所助有三。曰句。曰讀。曰字。

一助句。凡述往事。其結句有助以焉字者。

論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宜。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兩節皆述往事。其結句各以焉字助之。不曰行矣歸心矣者。蓋其政之行與民之歸心。非一過卽了之事也。且記者之舉行政歸心兩事。非斷其效之必然。惟敘其事之如是耳。此兩焉字似無所指。並無代字本義。然有一助。其句自覺爲之鎮定矣。孟象不得有爲於其國。而納其貢稅焉。僖十五年。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饒弘與女簡璧登臺而覆薪焉。汲鄭列傳。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趙充國傳。朝廷每有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鄭吉傳。都護之置。自吉始焉。孟荀列傳。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大宛列傳。以上所引焉字。以鎮結句。以銀爲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又其人民乘象。其國臨大水焉。以上所引焉字。以鎮結句。而述往事。諸焉字似無所指。其有所指者。蓋不勝引也。論語云。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問津焉者。問津於是也。是指長沮桀溺也。孟子云。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宿焉者。宿於景丑氏

也。隱元年云。虢叔死焉。死焉者。死於制也。隱三年云。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屬殤公焉。屬殤公於孔父也。僖五年云。初。晉侯使士蔭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寘薪焉者。寘薪於所築之城也。於是傳十五。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又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年焉。又於之。于京師。寘諸深室。寧子職納藥。饋焉。襄三十一。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莊二十八。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殺宣十五。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蒞非皆取焉。周語。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陝。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項羽本紀。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陸賈列傳。及誅財。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大宛列傳。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貨殖列傳。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又故君子富。好行仁義。附焉。封禪書。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所引諸結句。皆述往事。其焉字。皆有於

是之解。然仍不失爲助字者。蓋有此一助。收句辭氣頓覺寬緩而不迫矣。句述往事。焉字助之。並有之字之解者。如孟子云。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學焉者。學之也。卽學許行也。又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名焉者。名之也。之指堯也。僖公二十五年云。過衛。衛文公不禮焉。不禮焉者。不禮之焉。之指晉文公也。李廣傳云。上壯之。遂救止焉。止焉者。止之也。朱雲傳云。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敬事焉者。敬事之也。于定國傳云。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皆聲焉。陳湯傳云。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損重。羣臣皆閱焉。閱焉者。閱之也。以上引焉字所助者。皆結句也。而兼有之字之解。然經史中不

數觀也。

其陳當前之事理與疊句以歷敘事實者亦如之。

庸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四句不助也。字而助焉者。其

辭氣蓋惟直陳其理而未爲論斷也。四焉字皆無所指。惟助結句自爲停頓耳。孟今有揚師舍其梧。養其楸。棘則爲賤。揚師

焉。又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第一焉字助推論之句。餘兩焉字助言效之句。其不助矣字者。所謂案而

不斷也。餘同上。養生主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莊四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僖二十五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公莊三十二君親無將將而

誅焉吳語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霸諸侯之心焉。諸引結句皆陳當前之事理。其不助矣字者同上。諸焉字皆助字。

似無他解。其有解者如中庸云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莫能載焉者莫之能載也。莫

能破焉者莫之能破也。論語云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誨焉者誨之也。又云有鄙夫問於我。空

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又云非曰能之願學焉。莊公十四年云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

寡人寡人憾焉。僖公二十三年云晉鄭同儕其過子弟罔將禮焉。襄公三十一年云子有美錦不使人

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應帝王云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

而相焉。昭公三年云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猶焉。其十二年云對曰臣嘗問焉。公羊宣

公六年云吾聞子之劍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以上所引皆當前之事。所殿焉字。助字也。而兼有

之字之解。

其兼有於是之解者。庸今夫天指昭昭之多及其無繫焉者繫於天也。覆焉者同。以下又云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又云及其不測。鼃蠃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此益明焉字之解於是也。引句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者。蓋生居兩內動之後。仍用賓次。若止詞然也。若與殖兩內動字之後。則惟轉詞是用矣。論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孟子。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又故君子不下帶而道存焉。莊四。管召離也。請受而甘心焉。僖二十五。若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山木是故無貴於人。人亦無貴焉。僖二十七。民易資者。不求豐焉。襄三十一。棟折榱崩。僑將厭焉。天道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齊語。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公宣六。噫。子誠仁人也。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屈原列傳。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秦策。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而有累世之怨焉。文帝紀。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以上所引。皆為結句。以陳當前之道理。而所助焉字。則皆兼有於是之解焉。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兩焉字助疊句。他如論語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又云。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孟子云。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又云。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又云。文王之圃。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昭公二十七年云。令曰。不燕。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燕也。齊語云。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應帝王云。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焉。在宥云。於是

乎。斲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櫻人心。天運云。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以上所引各節。皆有疊句。間於中段。焉字助之。所以歷敘事實也。其焉字有有解者。有無解者。閱者觀於前。可以反隅矣。而無庸多贅也。

句有以有無兩字爲坐動者。助焉字者有之。助焉字而以爲提頓之句者。亦有焉。至詢問之句。亦有助以焉字者。則與也乎兩字有別。

庸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首句以有字爲坐動。焉字助之。辭氣一頓。句置段首。故爲提頓之句。其餘論語云有

婦人焉。九人而已。又云。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孟子云。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又云。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論語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又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僖公二十五年云。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襄公四年云。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昭公二年云。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穀梁傳。桓公十四年云。夫嘗必有兼旬之事焉。壬申御廩焚。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諸句助焉字者。皆以有字爲坐動。而每句先置一提。下文承之。所謂提頓之句也。至如庸。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有宋存焉。論井有人焉。殷有三仁焉。孟子曰。是亦罪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無已則有一焉。莊十。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僖三十。然鄭亡。子亦

有不利用焉。宣十二武有七德。我無一焉。僖七。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上引昭十二。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管晏列傳。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焉字所助之句。各以有無兩字爲坐動。用爲結句。或述往事。或陳事理。與以上諸句之煞焉字者無異。所異者。徒以有無動字後。往往助以焉字。故特爲別耳。

經學家見經史中詢問之句。有助以也字焉字者。則謂也焉兩字。同乎乎字。不知詢問之句。助以也字者。寓有論斷口氣也。字節下已言之矣。其助以乎字者。詳後。茲助焉字者。藉問而陳義耳。此所以與乎也兩字少有區別也。孟王若因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牛羊何擇焉者。猶云牛羊兩者。一無所擇也。此惟直陳其事理。以見無罪就死之可隱。牛羊同也。若云則牛羊何擇也。是有責王之口氣。以惟知隱牛而不知隱羊也。若云則牛羊將何擇乎。則惟有詰王之口氣。以同爲無罪就死兩者之中。何一可擇乎。今助焉字。既不論斷其曲直。又不詢王以何者當擇也。論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孟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成師我則憚矣。彼何罪焉。襄二十一。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張釋之列傳。使其無可欲。雖無石擲。又何憾焉。諸引句。皆藉問以陳義耳。故其辭氣非若乎字之專主於問也。閱者試於所引之句。以乎也兩字遞與焉字代嬪而玩索之。即可知所區別矣。

差比之句。其焉字本代字也。而旣以殿句。亦可視同助字。用若然字以狀句者亦然。

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焉字所助者。差比之句也。焉字解如於是。代字也。今如云樂莫大於是。則語氣不完。仍應加以焉字云。樂莫大於是焉。方可煞住。是焉字旣爲代字。又爲助字。一字而兩用明矣。桓二。

在廟章執甚焉。僖十五。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昭三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諸引同上。此種句法。國策以下。不習見焉。孟子云。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焉代然字。猶云。若將終身然。與宜若登天然之句法同。見狀字篇。哀公十六年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又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逍遙遊云。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句法皆同。

二、焉字助讀。凡以爲頓挫之辭耳。其爲義也與助句同。

焉字助讀。仍寓有陳述口氣。與代字之解。惟讀之辭氣未完。助以焉字。又兼有抑揚頓挫之致焉。至所助之讀不一其式。設事之讀有助焉字者。學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不在焉者。猶云。心不在也。此所謂設事之讀。卽假設一境。以觀後效也。孟見賢焉。然後用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所引皆設事之讀也。焉字後三承。然後一承則字。皆繼事之連字也。餘同上。至文公十二年云。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周語云。若不然。叔父有地而墜焉。余安能知之。所引兩讀。皆有若字冠焉。其爲設事之讀無疑矣。以上諸讀。助焉字而不助也字者。蓋欲全其案而不斷之口氣。且欲令讀者稍一停頓。而味其抑揚頓挫之神焉。又上引諸焉字皆無代字之解。

一、記時之讀。有助焉字者。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仁覆天。下矣。三云。既竭焉。而皆承以繼字。所謂前事與後事相際也。故謂爲記時之讀。助焉字者。與上節同。

然不助矣。字者蓋助矣。字則必前事已終而後事方來。與前事不並時而立者也。夫竭目力以用規矩準繩。是目力猶用也。而繼以規矩準繩者。惟在目力用足之時。非謂用規矩準繩時。即將目力置而不用也。公莊元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擗幹而殺之。又定四於其歸焉。用事乎河。三讀皆助焉字。記時之讀也。釋詞謂三焉字猶也字也。蓋也字助並時之讀。常也惟助以焉字。則前後兩事之相際益明矣。公定八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至長安。養生主。向吾入而甲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所引三讀。皆記時而助焉字者也。同上。高郵王氏引呂氏春秋季春篇云。乃告舟備具於天子。天子焉始乘舟。又引晉語曰。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焉。始爲令。又引墨子魯問篇曰。公輸子自魯南遊楚。焉始爲舟戰之器。三引皆記時之讀。王氏謂焉字解猶於是也。是矣。愚嘗引入代字篇。以見焉字之爲代字之證。然王氏必以焉始兩字連讀。誤矣。而又推及諸他焉字之助讀者。謂焉字皆猶於是也。乃也。則也。與前引同解。而強割焉字與下句連讀。則尤誤矣。於是引祭法曰。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以焉字作則字。下屬爲句。讀作焉祭之。與下文乃止相對爲文。其引大戴禮王言篇曰。七教修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以焉作乃字。謂焉可以守。焉可以征也。引曾子制言篇曰。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以焉作則字。謂焉謂之友。焉謂之主也。引管子幼官篇曰。勝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引墨子兼愛篇曰。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引莊子則陽篇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又引荀子非相篇曰。面長三尺。焉廣三寸。以上所引

焉字或助言故之讀。或助言容之讀。皆以解作乃字或則字。而又強令焉字與下文連讀。誠如是也。則王氏以後所引招魂云。巫陽焉乃下招。可讀若乃。乃招魂矣。霍光傳云。還復過焉。迺將廣西至長安。可讀若迺。迺將廣西至長安矣。又孟子云。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可讀若則。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原性云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可讀若則。則少反焉。是皆不詞矣。夫焉字助讀。頓挫有力。其寓有承轉之勢。自隱然有乃則兩字之意。呼起下文。而必強令焉字解作乃則兩字。以代其位。而冠諸句首。不亦罔哉。且試將王氏所引。悉按本文。遇有焉字。而重讀之。與從王氏。遇焉字。必下屬而連讀焉。其詞氣之順逆。有不待辨而已定矣。王氏又引鄉飲酒義云。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與下兩節。皆強割焉字。連下而讀爲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云云。蓋以上文衆賓自入。及不醉而降。句末皆無焉字爲證。是誠不知所證之謂何矣。詳觀本文。前後各節。句法不同。則用字自別。卽制藝之文。其對比所助虛字。尙有歧異之處。而謂周秦之文。必令句句合掌乎。就令兩節諸句。應比而同之矣。則夫以上文無焉字在句末。以證下文焉字之宜下屬者。愚亦可以上文無焉字在句首。以證焉字之宜上屬矣。豈非子矛盾乎哉。至王氏所引楚辭九章曰。焉洋洋而爲客。又曰。焉舒情而抽信兮。爲焉字弁句之證。不知兩焉字乃狀字也。故王氏又引九章遠遊篇曰。焉乃遊以徘徊。列子周穆王篇曰。焉迺觀日之所入。以爲古人用焉乃二字連文之證。不知兩焉字亦狀字也。解同何字。

曷字安字常語也。總之焉在句首，自不能使爲助字，亦猶焉爲助字，自不能強爲狀字也。明矣。又莊子逍遙遊云：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田子方云：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女議乎？其將知北遊云：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凡六引焉字，皆以助讀，而承之者則有則而各字，然則焉字之不能下屬也益信。

三 焉字助字與助讀同

焉字助字，其見於經籍者，不若其助讀之數數也。而其爲義也，亦惟以足所助者之語氣耳。德充符云：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執政公名，助以焉字，宛若一頓，而語氣以足。墨子非攻篇云：天乃命湯於鑪宮，用受夏之大命，湯焉敢奉率其衆，以鄉有夏之境。湯本名也，焉字助之，文勢一振。此王氏所以誤解焉如乃字，而以屬下讀者。此也。蓋凡讀與字，一爲焉字所助，文勢停蓄，一若下文接縫中，隱然有乃則各字之神情，躍於紙下，固不必強指焉爲乃則之字，而始有其意存焉也。至王氏引山海經大荒南經云：雲雨之山，有木名欒，羣帝焉取藥。又引招魂云：巫陽焉乃下招，曰以兩焉字作於是解者，是矣。不知羣帝與巫陽，一公名，一本名，助以焉字，文氣以足。是則三年問云：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經生家皆以焉字解作於字，而視同助字，於義更順，不特此也。詩之防有鵲巢云：誰侑予美，心焉切切。巧言

云。往來行言。心焉數之。隱公六年云。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襄公三十年云。安定國家。必大焉先。昭公九年云。使逼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吳語云。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六引焉字。王氏皆解如是字。而以周語作晉鄭是依爲辭。愚以是字代所引各句焉字讀之。舍晉鄭是依一句外。餘皆不詞。試以諸句分疏焉。則引詩兩句與昭九年傳句之焉字起詞也。故皆助字也。如讀若是字。則爲倒文。而爲止詞矣。所引襄三十年與吳語之焉字。旣不能以是字代讀。亦可視爲助字。蓋止詞置先於其動字。亦非創例。故頓以焉字使之讀若兩節。而語氣較爲遒勁。是則隱六年傳句焉字。句法相似。謂之助字。似無不可。如必以周語改是字爲證。則將以傳句改語句。誰曰不宜。蓋攻實學者。皆以同文互證之。不足獨證也。於斯益明。此以上皆焉字之助名字也。

中庸云。上焉者下焉者。與原性云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七引焉字皆助靜字。而無所指。其有所指者。則爲比句。如德莫厚焉。刑莫威焉之類。至論語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孟子云。夫志至焉。氣次焉。四焉字所助者。讀也。非靜字也。哀十七年云。裔焉大國滅之。將亡。孟子云。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兩焉字。王氏解作於字。謂邊於大國也。有以裔焉解作遠焉。則焉爲狀辭。同然字。而以大焉仍解於是兩字。下文無親戚君臣上下。乃是字之加辭。兩說姑兩存焉。要之焉字助靜字以爲頓挫者。不概見也。

焉字助動字。有在句讀中者。孟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我曰。子爲鄭國。我爲我家。以庇焉。其可也。文七。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天道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山水其畏人也。而襲諸人問社稷存焉。爾秋亦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養生主。然則甲焉。諸焉字皆助動字。間於句中。而若有所指也。所引天道云。有數存焉於其間。如焉非助字。而惟爲代字解作於是。則於其間三字。綴於焉字之後。非疊牀架屋。而何故所引焉字。謂之助字。而仍不失有代字之意者。此也。公羊僖公元年云。然則曷爲不於弑焉。又莊公十二年云。此虜也。爾虜焉。故不於弑焉。貶者。不於弑之之時貶也。爾虜焉。故者。爾虜於是。故云也。是兩焉字。代字也。焉助動字後。有承以連字者。天地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囊二十二。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原道。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饜與。陸員外書。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諸引焉字所助者。惟動字耳。不知諸動字有此一助。自成上截。承以而字。則字。則下截。或爲繼而語之。諸引焉字所助者。惟動字耳。不知諸動字有此一助。自成上截。承以而字。則字。則下截。或爲繼事。或爲言效之句。是焉字所助之上截。讀也。非僅爲動字而已。田子方云。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荀子正論篇云。於是焉。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焉字助於是。是兩字一頓。此兩焉字。非代字。而無所指也。明矣。夫焉爲助字。而無有所指者。蓋寡。

統考所引。無論爲讀爲字爲句。助以焉字。皆覺有頓挫之勢。卽焉字確有所指。而爲代字。仍若寓有助字之用。故統謂之助字者。近是。

至助字助讀而不助句者。則惟者字。

者字說文謂別事詞也。王氏解謂或指其事，或指其物，或指其人也。所謂接讀代字也。見代字篇。者字有助本名者，公名者，與靜動諸字者，觀其所助各字，亦皆有指物指事指人之別焉。此亦散見於各篇矣。其助狀字也。如今者昔者不者且者等語，皆無所指，借以頓住起下而已。若非代字而殿讀焉，亦惟以推原事理，以求其故耳。已見代字篇。其助頓也，同乎名。大學云：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凡皆重引前文，助以者字。一若將前文併成名字，以便詮解也。前文有注意之字句，欲重引焉，以申其義，則先助也。字復綴者，字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孟子云：金聲之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諸句皆以也者兩字疊助前文，而爲之申解也。總之者字之助字助讀助頓業已散見於前，而又習見於經史，固無事博引爲也。徧考古籍，者字無助句者，而經學家有以論語事其大夫之賢者，君曰告夫三子者，隱公五年公將如棠觀魚者，三者字謂爲語已辭，不知事其大夫之賢者，猶云事其邦大夫中之賢者也。告夫三子者，猶云其告諸所稱爲三子者。如棠觀魚者，猶云如棠以觀漁人也。三者字用以助字，非以助句也。惟至唐人疏狀，凡引敕旨訖，則以者足之。韓昌黎論變鹽法事宜狀，右奉敕旨，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宋明因之。今則平行政事文尾，與民間券契，概以者字爲煞者，此殆所謂者字助句也。求之古文，則未之見。

傳信助字也矣。已耳爾焉者，都計七字，盡矣。而方言不與焉。

傳疑助字九之五

傳疑助字六乎哉耶與夫諸是也。其爲用有三。一則有疑而用以設問者。一則無疑而用以擬議者。一則不疑而用以詠歎者。三者用義雖有不同。要以傳疑二字稱焉。

六字所助者。句讀中之動字耳。而一切摹擬量度與夫抑揚往復之神情。僅恃助字。有難盡傳者。則往往視句讀所冠狀字之順逆。以爲意之反正云爾。此其大凡也。

乎字。說文謂語之餘也。檀弓正義云。疑辭也。語餘者。助字也。疑辭者。傳疑也。合兩說而猶云傳疑助字也。而究未悉其用。

乎字。喉音。圓滿氣足。凡事理可直言而不必婉陳者。則用之。

一乎字之助設問之句者。其常也。凡設問之句。皆質言也。質言。則句首概無狀字先之。

論或曰。管仲僉乎。然則管仲知禮乎。概焚子退朝曰。傷人乎。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孟王曰。曳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曰。若是其大乎。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論孟問句。其助概用乎字。有如此者。諸引句所問之事。既無忌諱。乎字最宜。而凡問句。助以乎字者居多。他字不若也。問句不用乎字。往往以詢問代字代之。如如何。何以。若之何等語。此凡例也。又所引問句。皆無狀字冠之者。

蓋既疑而問質言之而已。奚暇緣飾哉。文元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其徒曰：行乎？又曰：然則臣王乎？昭五若吾以韓起爲關，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襄二十六年，夫猶無族姻乎？定四吾聞，蔡將先衛，信乎？萬石君傳若能我乎？卜式傳家豈有冤欲言事乎？諸引問句，悉與上同。以上諸引皆事之實，有可疑者，故設問以詰之。至楚策云：王獨不見夫蜻蛉乎？秦策云：子獨不可以忠爲子主計，以其餘爲寡人乎？人間世云：汝不知夫螳螂乎？又云：汝不知夫養虎者乎？爭臣論云：陽子將爲祿仕乎？所引諸句，皆非可疑之事，而段前設問，呼起下文以應之，以其句法同上，故附於此。

一乎字有助擬議之句者。夫擬議之句，本無可疑之端，而行文亦無句句假說之法，往往信者疑之，而後信者愈信矣。惟一切較量計度之神情，有僅恃乎字傳之者，亦有兼用疑難不定之狀字者，而句意與狀字，往往有反比例焉。

論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猶云：學而時習，誠可說也。朋來遠方，洵足樂也。不知不慍，君子人也。故所引各節，上下相關之理，本無疑也。惟其無疑也，故助以乎字，而先加不亦狀字，似與本意相反。其實狀字與乎字互相呼應，而正意始託出焉。故句意正者，狀字弗之，而句意反者，弗辭反不加焉。此所謂反比例也。亦卽前所謂視句讀所冠狀字之順逆，以爲意之反正云爾也。下皆倣此，不重贅焉。秦策：子常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高祖紀：沛公先破關中，公詎能入乎？猶云：子常之言，無此說也。沛公先破關中，公不能入矣。

故兩節之意本爲反說也。而所加狀字止有豈詎兩字與乎字相呼應。並無弗辭之加焉。此所謂句意反者。弗辭不加是也。由是論之。難言之。得無謂乎。哀元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周語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貢禹傳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囊二十四有基勿壞。無亦是務乎。孟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秋水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四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平原君列傳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諸句內如能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三國志吳大帝傳。卿好子衆中面諫。或失禮敬。寧畏龍鱗乎。諸句內如能無得無不亦無乃可亡無亦獨無不似與寧等弗辭狀字皆以呼起句中正意也。寧猶寧不也。又尙爲能充其類也乎。仁人固如是乎。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楊惲傳。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蘇布列傳。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吳語。大夫奚降於越。越曾足以爲大虞乎。王翦列傳。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淮陰侯列傳。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商君列傳。君之危若朝露。尙將欲延年益壽乎。墨子非樂篇。然卽當爲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而具乎。卽我以爲未必然也。趙策。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於強大乎。諸句內尙固若豈幾會獨豈尙安願諸狀字皆以托出句意之不然也。以上諸引皆以疑難不定之狀字與乎字相配。以繪出擬議之神情也。其不用疑難不定之狀字者。孟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管仲曾西而伐之。可以爲美乎。穀宣二。趙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司馬相如傳。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游俠列傳。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酷吏列傳。前之所是。著爲律後之。所是著爲令。當時所引諸句不加疑難狀字。而句意仍然反說也。如而暇耕乎者。猶云不暇耕也。是爲欲富乎者。卽不爲欲富也。而子爲我願之乎者。卽而子可知我之不願也。可乎者。卽不可也。其餘猶云盾不忍弑君者也。不足道也。解不欲奪權也。古不足法也。諸句助以乎字。則不僵說。而筆下鬆活。其句

意則隱然無疑矣。

凡事屬量度兩商。可直陳無隱者。其疊句或皆用乎字助之。或首句用乎字。而後句用他字者。惟句首有不用連字者。有疊用寧字者。或以寧抑與寧將各字相爲呼應者。要以肖其疑似不定之貌耳。孟子云。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兩引皆無連字先之。而疊用乎字以兩詰者。由是齊策云。王以天下爲尊。秦乎。且尊齊乎。魏世家云。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孟子云。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三引同上。雖有且則承接連字爲領。而非寧抑折轉諸連字也。越語云。孰使蚤暮而宴能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乎。兩句亦平列。同上。昭三知天將以爲虛乎。使窮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詐吳乎。秋水。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呂氏春秋。貴信篇。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愛類篇。必得宋而攻之乎。亡其不導宋且不義。猶攻之乎。趙策。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亡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秦策。誠病乎。意亦思乎。六引疊助乎字。而句首以抑寧亡意諸字。或呼應。或轉折。皆以寫其擬議未定之情。故楚辭卜居。七疊乎字。每疊首句以寧字。次句以將字領之。皆以寫其忠愛鬱抑之情思也。孟子云。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周語云。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趙策云。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孟嘗君列傳云。人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行難云。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與誅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誅之邪。諸節首句助以乎字。而後句則各以與邪也等字爲助。至承轉連字則猶是抑寧將等字也。下句所用助字。則觀其句義。

之虛實爲定。

又有以乎字分助兩句。故設兩難。而後各爲之解。以夾出真義者。則其量度懸揣之狀。自流露於行間。

矣。吳語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武臨之。而胡重於鬼神。以自輕也。燕策。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

意乎。未如商齊箕子之累也。食貨志。法錢不壹。吏急而壹之。庫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庫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答呂巖山人書。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

耳。重答張籍書。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五引皆自設難而自答之。反正夾攻。真義躍然。文筆搖曳。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

無逾斯者。答張籍書四句。卽自論語天之將喪斯文也一段映出。論語兩提句。助以也字。韓文則助乎

字。而句調無別。此可知乎字非徒爲助問辭也。明矣。逍遙遊云。子治天下。天下旣已治也。而我猶代子

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此則先解後問。亦猶先問後解也。論語云。有能一日用其力

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此單提單應之句。仍寓有較量之情。故附識焉。夫如是。論能以禮讓爲國

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又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鷄之在籠也。亦可以爲得矣。燕策。苟與人異

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天道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荀子。子道篤。子

實謂子路曰。女謂夫子爲有。皆單提法。同上。天運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

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又云。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降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此則

三提三應。與兩提兩應諸疊句皆同義。是猶單提單應也。又孟子云。紆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紆

則不得食。則將紆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兩段設譬。先則反

正設難而後夾出問句。法與前之先解後問同。錄之以極乎字之用之變。

一乎字之助咏歎之句者。非其常。蓋乎字喉音。滿口直呼。未能含咏盡致。雖然乎字所助之句。有冠以其字者。有配狀靜等字而先置者。有合公名本名而呼告者。此蓋言者皆有所難告之隱。故藉以申其咏歎云爾。

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孔子之一喜一懼之深慮。與孟子幸王求治之深情。皆從乎其兩字摹出。易困而不知其所亨。其惟君子乎。又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繫辭。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越二十九年。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襄九退而告人曰。六引同上。孟子云。而況於親炙之者乎。一句。凡況字冠乎句首。往往助以乎字。蓋句內皆有含蓄之語。此猶云。而況於親炙之者。其奮起當何如乎。故有無限深情。蘊於句內。列於咏歎之句。似無不可。惟似此之句。已詳於連字篇矣。茲惟揭而出之。不贅引矣。

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大哉。君哉。其爲咏歎之辭。固矣。蕩蕩乎。巍巍乎。與之平列。其爲咏歎之辭。亦無疑矣。此乎字助狀字先置。而其後之讀。謂爲起辭可也。齊物論。恢恢乎。地天。禮弓。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欣乎其至也。論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秘水。殿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又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送齊暉下第序。故上之所引。皆乎字助狀靜各字。先人行志。擇韻。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尅已。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

置句首以爲咏歎者也。齊物論云：君乎，牧乎，固哉。此乎字助公名，以爲慨歎者。大宗師云：吾師乎，吾師乎，殺梁僖公六年云：天乎，天乎，師與天，皆公名，乎字助之。以疊呼者，論語云：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宣公十二年云：召文子曰：變乎，吾聞之。參變兩本名，乎字助之，所以召告者，是則烏乎嗟乎諸歎辭，以附此例，殆無不可。

哉字說文謂言之間也。禮記：曾子問正義曰：哉者，疑而量度之辭。說文之解不切，正義之解不全。蓋哉音啓齒，其聲悠長，經籍用以破疑而設問者蓋寡，用以擬議量度者居多，而用以往復咏歎者則最稱也。所用一切句式與乎字同。

論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孟何哉，君所謂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

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汲黯列傳云：汲黯何如人哉。兩句似皆問其所不知，不知兩句口氣一則奇，其有此聲一則奇其爲人，此所以助以哉字也。至所以爲問辭者在何字不在哉字，故哉字助句專以解惑而設問者蓋不多見。惟哉字所助之句凡有奚何詢問代字在先，如孟子此物奚宜至哉，君如彼何哉，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等句，姑以列入設問句內，以後不再引。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豈若陶治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六引孟子其與哉字呼應者，惟豈字耳，而擬議情狀溢於口角，他書亦然。項羽本紀：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李斯列傳：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

楚手持臣虜之作哉。袁盎列傳安主豈可以同坐哉。荀子榮辱篇是其相縣也。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大略篇利夫秋豪害靡國家然且爲之幾爲知計哉。韓子姦劫篇處非道之位被衆口之譏。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殿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外物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天運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大宗師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呂氏春秋無義篇今秦令執將魏令公子當之。豈其忍相與戰哉。刑法志今律令煩諸引同上。以見哉豈兩字自爲呼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處元元之不逮。豈刑中之意哉。諸引同上。以見哉豈兩字自爲呼應。而豈字後不加弗辭。則句意相反。與前論乎字同。有定律也。荀韓兩子句內。幾卽豈也。又有哉字助句。先爲一提。而後推言其事理者。孟子最習用也。孟子云。有若曰。豈惟民哉。此句一提。下至未有盛於孔子也。皆承此句而來。又云。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又云。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又云。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母。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又云。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又云。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又云。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七引皆以哉字助句。先提。初以反說。而後推言其正意也。其見於他書者。逍遙遊云。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駢拇云。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賈誼傳云。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匈奴傳云。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隊。運府庫之財。填虛山之壑。而不悔也。揚雄傳云。雖其人之膽知哉。亦

會其時之可爲也。韓文往往用之。學者可檢閱也。夫哉字助句一提。搖曳有姿。擬議之狀。不言而喻。有平疊數句。皆助哉字者。則有擬議情狀。又兼有咏歎之意矣。孟子有云。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又云。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首引兩句。疊用哉字。後引三疊。其一種較量往復之情。溢於言表矣。若昌黎復上書云。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此則以哉字助句。喝起。使下文跌進。故三疊哉字。所以逼至盡頭。而後折轉得勢。故諸疊句。皆自爲量度而已。並無咏歎之情也。文字之不可拘於一說也。如此。惟如司馬遷傳云。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論語云。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孟子云。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又李斯列傳云。丞相豈少我哉。豈固我哉。此則連疊兩句。或同字。或同式。其爲咏歎之句。自不待言矣。至不疊句而深得咏歎之神者。則惟視其相配之字而已。論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學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孟臧氏之意。達言從。理歸乎正。獨其較許。奉上以銜。沽成名哉。襄二十五。烏乎。詩所謂我躬不閱。遠恤我後者。寧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秦策。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論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所引哉字。各句與配之字。則有其何尙亦焉能曷其等語在先。以及乎哉與哉。合助諸字。以殿後。而咏歎之神。自寓其中。然哉字所以最稱咏歎之句者。則惟在單助動靜等字。

耳。論語云：管仲之器小哉。孟子云：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兩引哉字，一助靜字，一助動字。皆以殿句，而如是句法先置者居多。其起詞則爲名爲頓爲讀，皆有焉。庸大哉，聖人之道論大哉，問宮有是哉，子之迂也，小人哉，樊須也，大哉，堯之爲君也，孟大哉，居乎善哉，問也，檀弓，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奭焉，二十七日，尙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又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襄二十九年，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又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又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人間世，奈何哉，其相須也，不在有噫，毒哉，僂僂乎，歸矣，樊紹述墓誌銘，多矣哉，古未嘗有也，諸引哉字，各助一實字，本表詞也，而先置者，所以勃發其感喟之情也，繼之者，或爲名，或爲頓，或爲讀，皆其起詞也，此與鮮矣，仁及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兩句同爲贊歎之式，而尤深者，則惟用哉字，故曰哉字，用於咏歎者爲最稱也，經生家謂句法以鮮矣，仁爲最奇，不知中庸有強哉，矯之句，強哉，乃上文表詞，而綴以矯字，以狀強字，則強哉二字之辭氣，更爲勁挺，遍閱史籍，句法之變，無與匹者，又孟子云：膾炙哉，三字，用以答問，而贊歎亦深矣。

耶字古同邪。顏氏家訓音辭篇曰：未定之辭是也。蓋邪係牙音，聲出則口開而不能合，經籍用以助設問。咏歎之句者，則不概見，而用以助擬議未定之辭氣者，則習見也。

天道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曰：聖人之言也。外物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秋水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三引邪字助句，似皆設問之辭，不知所

以問者在何字也。邪字在四書左傳不多見，自語策諸子始用之。邪係楚音，此戰國時南學漸北之證。魯語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邪？霍光傳君未諗前畫意邪？兩引有似設問，然言者意中已無疑矣，而未便質言，故出以擬議之

辭氣耳

其助擬議之句法同乎字。魏其傳。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貨殖列傳。夫僕鄙人牧長。清窮鄉寡。鄉相終已。邪。德充符。子既乘是矣。猶與堯爭善。計符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大宗師。府詎知邪。彼何資。實不息我。黜而補我。劍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德充符。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大宗師。府詎知邪。彼何資。實以學子為彼。且有行色。得微往見。陌朱雲傳。小生乃欲相吏邪。封禪書。此豈陌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陌朱雲傳。小生乃欲相吏邪。封禪書。此豈陌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吳王濞傳。毋為權首。反受其咎。豈錯邪。項羽紀贊。羽諸引邪字所助之句。各有豈寧。庸詎得微得無。豈其苗裔邪。魏書。溫恢傳。得無當得。蔣濟為治中邪。邪。諸引邪字所助之句。各有豈寧。庸詎得微得無。不知等字先之。與乎字所助擬議之句同。而正意反說。反意正說亦同。不寧惟是。邪字助疊句以為為兩商者。所用連字亦與乎字同。齊物論。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邪。左傳。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于鬼神邪。盜陌。知不足邪。意而不能邪。行邪。外物。抑固。憂邪。亡其略弗及耶。秦策。意者臣愚而不關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邪。趙策。不識三國之憤。秦而愛懷邪。亡其引內所用意者。庸詎亡其與抑等字。皆乎字助疊句所用者也。又有先問後解之句。憤懷而愛秦邪。亡其引內所用意者。庸詎亡其與抑等字。皆乎字助疊句所用者也。又有先問後解之句。亦同。荀子。榮辱。籍將以為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為利邪。則害莫大焉。顯布列傳。使何得言之。而是邪。代以下者。旬旬焉。以賞罰為事。彼何暇說其性命。相於技也。說樂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禮也。說樂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說知邪。是相於疵也。達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邪。至先解後問者。則如寓言。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邪。至先解後問者。則如寓言。云。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齊物論云。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邪。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若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

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疊用邪字煞句。揣摩量度之辭氣。自流露於口吻矣。故坊者傳云。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疊用五邪字。自爲商度。而感歎之情。溢于言表。可與卜居篇。後先媲美矣。

邪字助咏歎之句。亦時帶有擬議之意。繫辭乾坤其易之門邪。又妻其可得見邪。又於稽其類其衰世。強國篤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偶。意邪。逍遙遊天。之着着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荀子。偶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諸引皆有其字。與邪字相應。以爲咏歎者。若齊物論云。景曰。吾

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蝮翼邪。知北遊云。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兩節疊用邪字。咏歎其意。擬議其貌耳。霍光傳云。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秋水云。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兩引。雖不疊用邪字。而皆寓感喟之意。一則歎其不稱位。一則歎其不足羨耳。然則齊策云。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大宗師云。父邪母邪。在宥云。天忘朕邪。天忘朕邪。伯夷列傳云。由是觀之。怨邪非邪。所引疊句。謂之咏歎。可謂爲擬議。亦可所謂邪字。用於擬議。最稱者此也。

歎字古同與。玉篇曰。歎語未辭。皇侃疏曰。與者。語不定之辭。廣韻解同玉篇。增韻曰。疑辭也。解同皇侃。總

之曰傳疑助字耳。與字之音與乎字相終始。乎喉音。音之始。與唇音。音之終。其用法亦大同。與字以助設問。以助擬議者其常。而以助咏歎則不若哉字。惟以其音之紆徐。故凡所助者不若乎字之可以實言也。論求之與抑與之與。然則師愈與是魯孔某與是魯孔某之徒與。庸。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孟然則廢。豐鐘與。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曰若。是其甚與。則文王不足法與。屈原列傳。子非三閭大夫與。公桓九。春秋有譏父老于代從政者。以上所則未知其爲在齊與在魯與。養生主。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齊物論。何其無特操與。以上所引與字助句皆疑而設問者。

論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語之而不情者。其回也與。某何爲是猶。猶者與。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臧文仲其竊位者與。庸。舜其大知也與。舜其大孝也與。孟。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外物。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治厚德之任與。公桓六。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公莊十三。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魏策。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諱辨。夫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諸引與字助句。或有其字在先。或有非不等字反說。似有咏歎之神。而實有擬議之意。至若與助一二字置於句中。一如惜乎大哉之式。如僖公二十三年云。其人能靖者與有幾。猶云。有幾人能靖者與也。襄公二十九年云。是盟也。其與幾何。猶云。其幾何與也。越語云。如寡人者。安與知恥。猶云。安知恥與也。周語云。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猶云。其能幾何與也。又云。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猶云。有何辭與也。或猶云。何辭之有與也。晉語云。亡人何國之與有。猶云。何國之有與也。檀弓云。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猶云。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與也。微無也。無亡通。一切與字在句中者。並皆頓挫之辭。故於咏歎爲近。至論語云。於子與何誅。於子與改是。是猶大戴禮五帝德篇云。吾欲顏色取。

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則論語兩句猶云。於予何誅與。於予改是與也。本句倒文。與前引同義。蓋深責而歎之之辭也。

與字用以助擬議之句者。孟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又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與。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公哀十。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禮與。荀子踐身篇。將以窮無窮。與。意亦有所得。見與。墨子非攻篇。爲女爲之與。意鮑爲之與。大戴禮。武子修身篇。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不可得。見與。墨子非攻篇。爲其上中之利。而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非命篇。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齊物論。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外物。君將擢之乎。亡其不與。上宰相書。其將往而全之與。抑將安而不救與。行難。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與。抑賢於人之賢與。所引皆兩商之句。與乎字所助者同式。至孟子云。豈不謂與。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君子之爲道也。其志將以求食與。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論語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達生云。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田子方云。某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田子方云。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知北遊云。山林與。臯壤與。與我無親。使我欣欣然而樂與。守戒云。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與。諸引句。與字所配之字。猶是豈獨將

等字與乎字所用者同。惟辭氣較爲婉轉耳。此與乎兩字之微異與。

諸字廣雅曰於也。廣韻曰之也。日知錄則合言之曰之於爲諸之乎亦爲諸。

夫字孝經諫諍章注疏云夫發言之端爾雅郭敍有夫爾雅者邢疏云夫者發語辭亦指示語兩解一見於連字篇一見於代字篇矣。惟趙岐注孟子告子篇曰夫歎辭也在句末者此卽所謂傳疑助字也。趙岐以夫字在句末專解歎辭不知夫諸兩字之爲助字仍不失有代字之意蓋傳疑助字之有此兩字是猶傳信助字之有焉爾兩字皆各抱其本解而爲助者也。

夫諸兩字之傳疑也音二形二而合之止一字之用諸字長於設問夫字工於咏歎。至諸字之不能咏歎是猶夫字之不能設問也。若擬議則兩字皆兼焉。此形音二而用一之說也。

論語云子路問聞斯行諸猶云聞斯行之乎也之指所聞也。又云求善價而沽諸猶云沽之乎也之指美玉也。孟子云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猶云有之乎也之指前文也。又云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猶云毀之乎抑不毀之乎也。檀弓云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讜有諸以上皆諸字之助設問句也。論語云雖有粟吾得而食諸猶云吾得而食之乎也之指粟此量度之辭也。孟子云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此兩商之辭也。昭公二十年云亡愈於死先諸此計議之辭也。檀弓云吾惡乎哭諸應帝王云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此擬度之辭也。孟子云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此冀倖之辭也。李公墓誌銘云：公行應銘法。子又禮葬，敢不諾而銘諸。此定擬之辭也。要皆總之曰擬議之辭。至論語所云：山川其舍諸？堯舜其猶病諸？與僖公二十三年所云：天其或者將建諸？以及文王世子所云：君王其終撫諸？亦皆擬議之辭。而帶有感歎之情。爾以上諸字代之乎兩字，其一切之字皆有可指者在。諸字有無解而惟爲辭者，如文公二年云：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又詩云：日居月諸。諸字若代之乎，則之字無著。祭義有云：勿勿諸，欲其饗之也。諸作狀字，解如然字，則忽諸亦可解如狀字。月諸者，毛傳解爲乎字，姑識於此。

夫字有在句尾者。隱公三年云：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成公二年云：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齊物論云：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所引三節，夫字殿句，皆有量度口氣。且夫字一頓，有反指本句之事之意。故夫字重讀，則聲情並出矣。凡夫字爲助者，皆律此。又繫辭云：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檀弓云：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逍遙遊云：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天道云：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成公十六年云：天敗楚也夫。以上所引諸句，夫字皆與他字合助，如也夫已夫者夫矣夫，其爲咏歎，不言而喻。又諸引夫字，皆在句尾。

其在句中者，有與大哉同式，則其爲咏歎也，更無疑矣。論語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昭公十四年云：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檀弓云：仁夫，公子重耳，徐無鬼云：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譬效吾君之側乎。管子

云。桓公視管仲云。樂夫。仲父。司馬相如傳云。微夫。斯之爲符也。猶云。仁哉。樂哉。微哉也。至伯夷列傳云。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山木云。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與趙策云。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則夫字殿句矣。而與在句中者同式。又同爲咏歎之辭。

是則助字傳信者六。傳疑者六。古今文所通用者盡之矣。外此論語與左氏一用而字。論語云。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左氏云。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是也。論語又云。偏其反而。室是遠而者。引詩句也。至詩之助字曰兮。猗。只。止。思。云員。且。其。忌。旃者。單助字也。曰乎。而。曰只。且。曰也。且者。合助字也。與招魂之些字。大招之只字。大抵取其音長。以寫其欣戚悲感之意。是皆古文詞所不取。故不錄。

合助助字九之六

合助助字者。或兩字疊助一句。則謂之雙合字。或疊三字。則謂之參合字。古人謹爾話言。往往意在言外。記者追憶其言而筆之。筆之或不足擬其辭。故助以聲。一之不足。而再焉。而參焉。至辭氣畢達而止。求之今文。雙合字之助句者鮮矣。而參合者則僅見於論語檀弓左傳。且其句大抵皆記者追述言者之辭氣已耳。故凡句之有合助者。大抵皆由咏歎而發。又凡助字之疊助一句也。各以本意相加。非以二三字之合助。而更幻一新意者也。

合助之式不一。有惟以傳信助字雙合以助句者。如是則矣。已兩字爲殿者其常耳。爾兩字亦間用焉。

論語云。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又曰。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已矣者。雙合助字。皆以狀句中可字也。凡助字皆以傳動字之辭氣耳。已者。止也。曰可已者。決言時之僅可與言而止也。然兩賢悟詩之深。不止此也。故復助以矣字者。決言詩之不僅可與言也。且已足可與言矣。此已矣合助。而各傳其辭氣之分際也。又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此已矣同上。決其不僅可爲士也。且已足可爲士矣。或謂已矣者。皆所以決言其事之已定。而無或少疑也。亦一解也。至中庸云。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又論語云。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兩已矣。非合助字也。已。動字。解止息也。故兩句猶云。弗能止矣也。期則可止矣也。而已矣之解。正同此義。

論語云。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也已者。也字斷詞。常語也。所以助好學也。已字。助可字。所以決其已然也。故此句猶云。謂其好學也可無疑矣也。蓋已矣兩字通。合之則少異。分之則相通矣。然則也已兩字所助不同。雖曰合助。謂之分助可也。夫如是。論語所云。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其餘不足觀也已。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諸句皆以也已爲助。亦此志也。

有以耳矣兩字合助者。孟子云。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耳矣者。猶言止此矣也。或言而已矣也。呂氏春秋壹行篇曰。與麋鹿虎狼無以異。多勇者則爲制耳矣。人間世云。太多政法而不諫。雖固亦無罪。雖

然止是耳矣。送鄭十校理序云。如是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諸耳矣者。同上有用焉爾者。德充符云。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檀弓云。不以食道用美焉爾。又云。唯祇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四引焉爾者。焉乃句中頓挫之辭。而帶有於是之解也。爾助字。仍解若如此。又解若而已也。檀弓云。敬之。斯盡其道焉耳。大戴記曾子立事篇云。嗜酤酒。好謳歌巷遊。而鄉居者乎。吾無望焉耳。樂記云。則樂之道歸焉耳。雜說云。傳數世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四引焉耳者。焉解同上。耳解止此也。然則雙合助字。各皆以其本意爲助。閱者自爲領會焉耳。有以傳信助字參合以助句者。則惟以矣字爲殿。凡以傳信助字爲殿者。從未見有參以傳疑助字者也。論語云。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也已矣者。參合助字也。其實也。貼至德而已矣兩字。仍解如前。重言以決其事之已定。而無可少疑也。是則仍謂之雙合助字可也。論語云。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五句皆參合助字。解同上。檀弓云。勿之有悔焉耳矣。祭統云。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焉耳矣者。亦參合助字也。焉辭之頓挫也。耳矣者。猶而已矣也。義皆同前。惟助字三疊。其贊歎悲感之情。各有所寄。斯爲不同耳。論語云。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乎已者。有似疑信兩助之合用。不知兩字皆非助字。一爲介字。

一爲動字。故爲之有賢乎已者。猶云。其爲博奕也。猶賢於其閒居而無所爲也。已者。止也。

其以傳信助字與傳疑助字雙合爲助者。則惟傳疑者殿句。殿以乎哉兩字者。其常殿以與夫兩字者。有焉。而殿以邪字者。僅矣。

論語云。子曰。庶矣哉。矣哉者。雙合助字也。矣助字之傳信者。哉傳疑者。庶靜字矣。助焉。常例也。殿以哉字者。歎辭也。又云。好行小慧。難矣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皆此例也。齊策云。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耳哉者。猶而已乎也。人間世云。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詩云。其君也哉。也哉者。也字助句。加哉字以爲量度咏歎也。以上所引雙合字。皆先以傳信助字。而後殿以哉字者。

中庸云。父母其順矣乎。矣乎者。雙合助字也。矣助靜字。助事之已往者。與有效者。皆常例也。順矣者。言效也。乎歎辭也。又云。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又云。子曰。武王周公。其遠孝矣乎。又云。子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檀弓云。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所引矣乎。皆前志也。惟論語云。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女爲周南召南矣乎。兩矣乎之義有異矣者。已經也。乎者。設問而擬議之辭也。兩句猶云。如已用力於仁乎也。女已爲此詩乎也。又成公二年云。無爲吾望爾也乎也。以煞句乎。以設問。義同矣乎。惟也同助時之事耳。此雙合字。先以傳信助字。而後殿以乎字者。

中庸云子曰舜其大孝也與也與者雙合字也也煞句加與字以咏歎也論語云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檀弓云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諸也與皆同前義此以上殿以與字者

論語云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矣夫者雙合助字也矣煞句猶前例也夫咏歎而回指前文也又云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令亡矣夫檀弓云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諸矣夫同上終無已夫之已作動字解大宗師云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論語云莫我知也夫也煞句夫歎辭指上文以上皆殿以夫字者殿邪字者不數見人間世云且得有此大也邪也助句邪擬議之辭也以上諸引皆以兩種助字雙合而惟以傳疑助字爲殿者

有惟以傳疑助字雙合爲助者則惟以乎哉兩字爲殿

論語云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句可以乎字煞句云而由人乎續以哉字者爲咏歎也又云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又云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齊物論云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鱷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援猴然乎哉檀弓云今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尙行夫子之志乎哉又云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又云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

殉乎哉。又云。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孟荀列傳云。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蓋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論語云。君子多乎哉。諸乎哉皆同義。

其以兩種助字參合爲助者。亦惟以乎哉兩字爲殿。

襄公二十五年云。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行也。也乎哉者。參合助字也。也以煞句也。乎以自問也。哉以感歎也。論語云。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檀弓云。我弔也與哉。也與哉者。亦參合助字也。也以助句也。與以擬議也。哉以慨歎也。

論語云。女得人焉耳乎。或作焉爾乎。皆參合助字也。焉在句中。所以頓挫也。而亦有於此之意。耳爾兩字。仍解止此。與如此也。乎以疑問也。至論語云。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已矣乎者。已動字。非助字也。總之合助之字。各抱本意。藉以畢達句中所孕之辭氣耳。助字之妙。惟古人能用之。周秦以下。無繼之者。

者字之後。凡助字皆可助也。如者也。者矣。者耳。者乎。者哉。者耶之類。然者字之可例爲助字者。以其可殿夫句讀。而不爲他字所殿者。字先乎諸助字者。如者也。者矣。等語。皆爲接讀代字。而不能以助字目之。既非助字。則非合助矣。故不載。學者其檢閱焉。

歎字九之七

凡虛字以鳴心中不平者曰歎字。

夫言者心之聲也。而字者所以記言也。於是記言天下之事物者。則有名字。有代字。記言事物行止之狀者。則有靜字。有動字。記言事物之難合乎動靜者。則有介字。記言動靜之互相維繫者。則有連字。而記言動靜之幻變。使有以寄其神而寫其情者。則有助字。凡茲諸字。皆所以記心中之聲。發於口而爲言者也。而所以記心中之感。矢諸口而爲聲者。則惟歎字。歎字者。所以記心中不平之鳴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心至平也。有感而應。心斯波矣。波斯不平矣。其感之輕者。心有主焉。於是因所感而成意。此諸字之所記也。感之猛者。心無主焉。於是隨所感而爲聲。此歎字之所鳴也。歎字者。所以鳴心中猝然之感發。而爲不及轉念之聲也。斯聲也。人籟也。盡人所同。無間乎方言。無別乎古今。無區乎中外。迺旁考泰西。見今英法諸國之方言。上稽其羅馬希臘之古語。其歎字。大抵啞呵哪之類。開口聲也。而中國伊古以來。其歎字不出呼吁嗟咨之音。閉口聲也。然聲有開閉之分。而所以鳴其勃發之情。則同。歎字始於單音。而極於三音。至矣。其發而爲歎。美爲傷痛者。或音同而字異。或字同而悲變。所謂隨事見情。因聲擬字。不可拘也。至應答呵責之字。有聲無義。亦附識焉。

於歎辭。加一言。則曰於乎。或作於戲。又作嗚呼。其義一也。噫。歎聲。釋文。噫。作意。檀弓。國昭子曰。噫。鄭注。爲不寤之聲。哀公十四年公羊傳。子曰。噫。何注。爲咄嗟貌。論語。子曰。噫。包注。爲痛傷之聲。再詩曰。抑此

皇父又曰懿厥哲婦箋謂抑懿皆同噫而一則疾呼聲一則痛傷聲是則噫意抑懿並皆字異而同音而情則隨事而有變也。

嘻歎聲檀弓夫子曰嘻鄭注爲悲恨之聲僖元年公羊傳慶父聞之曰嘻何注爲發痛語首之聲大戴禮少間篇公曰嘻盧辯注爲歎息之聲養生主篇作譔文惠君曰譔魏策作譔魏王曰譔項羽紀作唉唉豎子不足與謀翟義傳作熙熙我念孺子是嘻譔譔唉熙五字並字異而同意餘同上。

吁歎聲與呼通文元年曰呼說文謂呼爲驚語檀弓曾子聞之瞿然曰呼釋文作吁正義謂聞童子之言而驚駭也。

噉語文謂養也廣韻噉噉聲也有倒作嗟噉或嗟茲更有作嗟子者管子小稱篇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秦策曰嗟噉乎司空馬楚策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書大傳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說苑貴德篇曰嗟噉子我窮必矣而毛傳謂詩言子兮子兮者猶曰嗟茲也以上諸字亦皆同音而異字又養者說文謂噉也爾雅曰嗟噉也故養嗟噉並同詩曰嗟嗟臣工箋謂重言者美歎之深也詩曰于嗟麟兮于嗟同吁嗟亦歎辭然則統觀諸歎辭或單音或雙音音至於三至矣無過之者。

至若書曰已予惟小子孔傳謂已爲發端歎辭秋水云仰而視之曰嚇恐之之聲也外戚世家云武帝

下車泣曰。嘯大姊何藏之深也。正義解嘯謂驚愕貌。東方朔傳云。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警警。咄者戲弄之聲也。袁譚傳云。譚墮馬。顧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咄者怒叱之辭也。所謂字同而情異也。陳涉世家云。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夥楚音多也。漢書省頤字。蓋夥頤者驚歎之聲。有聲無義。夥之餘聲。卽爲頤。此漢書所以刪去也。有頤字則聲舒無則促耳。至書之都俞禮之唯俞然諾。並是應答之聲。趙策云。叱嗟而母婢也。叱嗟怒叱之聲也。韓信傳云。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意烏史記作暗惡。猝嗟猶咄嗟也。皆怒聲也。又呂氏春秋權勳篇。子反叱曰。訾退酒也。訾同訾呵責也。然則叱嗟意烏猝嗟咄嗟訾皆並皆怒叱之聲。以上諸字並皆有聲無義。而以其皆感於情而發也。故及之。

歎字旣感情而發。故無定位之可拘。在句首者其常在句中者亦有之。句終者不概見焉。

大學引詩云。於緝熙敬止。於戲前王不忘。趙策云。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在宥云。意毒哉。僂僂乎歸矣。庚桑楚云。已我安逃。此而可。匈奴列傳云。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淮陰侯列傳云。嗟乎。冤哉。亨也。廉頗列傳云。吁。何見之晚也。人間世云。惡惡可定。公八年云。從者曰。嘻。速駕。貓相乳云。噫。亦異之大者。以上諸引歎辭。皆在句首者。

檀弓云。魯哀公誅孔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徐無鬼云。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讀禮儀云。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嗚呼。盛哉。書張中丞傳後云。雖至愚者不忍爲。

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以上所引歎辭。皆在句中者。詩云。何嗟及矣。嗟在句中。歎辭也。

節南山詩云。民言無嘉。憯莫懲嗟。言在信者無所懲也。故嗟歎其如此。嗟在句末。歎辭也。大宗師云。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猗者。亦句末之歎聲也。

古人凡用歎字。皆因其情之所感。有不得不發之勢。又庸可以句首句中句末以例之。故其用之也寡。而位之也當。今之爲文者。遇有結束提開過脈處。無可轉者。輒用歎字。別開議論。故一篇之中。往往不一用者。而文氣亦因以少弱焉。噫。